

大语言模型助力高校外语课堂教学模式建构

万书君¹, 吴格非²

(1.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0; 2.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0)

[摘要] 本文以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为理论框架, 从大语言模型在高校外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入手, 以新形态外语教材为载体、以高校外语课堂实际教学为切入点, 并选取具体教材实例展开分析。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 本文探讨了大语言模型融入高校外语课堂的具体路径, 如何将技术与教学有机结合, 提升学生的外语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出能够适应新时代国内外社会变化、具备国际视野和爱国情怀、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时代人才, 为高校外语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关键词]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 大语言模型; 外语教材; 高校外语课堂; 外语教学;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G642.0; H319; TP3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08-0183-03

doi: 10.3969/j.issn.2096-711X.2026.08.060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突破口。”高校外语课堂作为培养传播中国文化、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人才的关键桥梁, 必须加强与数字化教育的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曾明确指出, 要抓好教学新基建、培养高质量外语人才,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 教材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剧本。而教材内容的有效传递, 需要依托课程这一实施载体才能实现, 二者相互融合, 才能构建起完整的教学体系(束定芳, 2024)。在新质生产力时代, 将大语言模型融入新形态外语教材的课堂使用中, 才能培育出能应对国内外社会挑战、满足国家需求、拥有全球视野、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活力的创新型人才。

一、新形态外语教材与大语言模型助力高校外语课堂

在外语教学中, 教材是开展教学活动、传递知识的核心工具, 更是确保实现课程目标、达成育人效果的关键支撑。我国外语教材的发展经历了由传统纸质教材到将纸质文本结构化、内容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的数字教材, 再到纸、数、在线课程相融合(杨莉芳, 2024; 王雪梅等, 2025)的新形态教材, 具备提升语言基础技能、写作与翻译即时评分反馈、知识图谱及思维训练等功能(郭晶, 2024)。

新形态教材突破了传统纸质教材的内容预置性、知识静态性、结构固态性的局限, 经过多媒体配套形态、多媒体辅助形态、多媒体融入形态的阶段性技术演进(陈坚林, 2024), 形成了具备内容多元集成化、知识开放共享化、结构非线性交互化的数字载体(董剑桥, 2024), 实现了个人数字化学习空间转变(杨港、匡琼琼, 2023), 教材中的多模态元素对学习者和教师语言技能也有极大的改善作用(Respati et al., 2024)。

新形态外语教材的真正使用效果, 需要通过课堂实践、师生反馈等方式得到真正体现。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 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已逐步渗透到外语教学中, 这为新形态教材的使用提供了辅助作用, 二者的结合可有力地推动高校外语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大语言模型可为外语课堂上听、说、读、写训练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和智能对话服务(刘挺, 2023), 扮演语言顾问、语伴和语言测试专家的角色, 以满足教学和科研需求(许家金、赵冲、孙铭辰, 2024)。随着大语言模型推动外语教育教学进行深度变革, 国内外专家也对其展开了热烈探讨。宏观层面的探讨包括外语教育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在风险以及伦理规范(Nguyen et al., 2023)、对外语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影响(胡壮麟, 2023; 秦颖, 2023)等; 微观层面, 大语言模型在高校外语课堂中的具体研究包括使用大语言模型解析阅读文章中的长难句及对情感、叙事、主题等进行多层次分析(孔蕾, 2024),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大学英语读写课堂中存在的潜在价值和不足之处(程希, 2024), 以及辅助英语语音训练(梅冰, 2024)、翻译实践研究(林玉珍, 2024)、写作教学研究(陈荣、吕明臣, 2024)等等。

二、布鲁姆教育分类理论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布鲁姆(1956)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依据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三个维度来界定教育目标。其中, 认知领域包含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六个层次。克拉斯沃尔(2002)按照21世纪的教育发展要求将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进行调整, 将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分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记忆是最基础的认知层次, 指对事实、信息、基本概念的识记; 理解指学生能用自己的话解释概念; 应用则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用于问题的解决或完成具体任务; 分析是指学生分解信息、找出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理解其组织结构的能力; 评价要求学生能基于一定的标准做出判断; 创造是最高层次的认知技能, 要求学生将各要素整合, 提出一个新的整体、结构或产品。

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大学外语教学, 可以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认知潜能, 遵循知识掌握的内在规律, 为教学设计带来更加严谨和系统化的参考。国内外语学界对于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在高校外语课堂中的应用也较多地集中于大学英语阅读课程教学设计(祝珣、马文静, 2014; 李星星,

收稿日期: 2025-11-14

基金项目: 本文受2025年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系2024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应用型高校外语教学及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2024SJYB0839)的阶段性成果; 2024年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基于人工智能的大学英语数字化创新教学专项课题“大语言模型赋能应用型高校外语课堂: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全球视野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2024RCGWY04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万书君(1993—), 女, 江苏徐州人,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讲师, 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在读, 主要从事外语教育技术研究。通信作者: 吴格非。

2025)、大学英语口语混合式教学探索(蒋成侠,2024)等。

三、大语言模型助力高校外语课堂教学的具体路径探索

(一)课程设计思路

在以新形态教材为教学载体、大语言模型为教学辅助的高校外语课堂中,利用大语言模型生成的相关资源和任务设计需以新形态教材的单元主题、知识点等为基础,避免脱离实际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大语言模型可以充当外语教学过程性评价的载体,通过将新形态教材中记录的学生后台学习情况同步给大语言模型,可精准进行教学测评、为后续教学推送针对性参考内容。总体而言,新形态教材需通过课堂实践与技术赋能体现其使用效果。因此,大语言模型助力高校外语课堂的课程设计,需以新形态教材的内容体系和功能定位为核心依托。根据目标教材的多模态特点,在课上使用大语言模型进行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知识资源输入和知识技能输出。结合新形态教材的过程性记录功能,并通过课程设计、课堂观察、学生反馈、教师测评、教师学生回访等方式,将其与大语言模型的测评结果整合,形成教材学习轨迹+模型分析报告的综合反馈体系,架构出以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能够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具备全球视野人才的具体培养模式。

(二)大语言模型助力高校外语课堂教学模拟

按照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高校外语课堂目标可呈现出以知识层面(记忆和理解能力)、技能层面(应用、分析和评价能力)和意识层面(创造能力)结合的金字塔模式。一节由大语言模型赋能的高校外语教学课堂主要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教师通过使用大语言模型让学生在课前、课中阶段达到知识与资源输入,即知识层面和技能层面目标;在课中、课后阶段达到知识与技能输出,并辅以课后测评环节,即技能层面目标的实现;最终帮助学生实现外语学习听、说、读、写四个技能的输入与输出的有效闭环,更好地实现意识层面的外语学习目标。

课前,外语教师可依托新形态教材提供的单元资源包,通过给大语言模型提出指令,进行课程任务、课堂语言知识和对话内容以及课中与课后评测内容设计。通过使用大语言模型,外语教师可以搭建 AI 智能体,在课前及课程阶段发布课程任务、知识内容训练、课堂对话训练、测评对话训练等。通过课前、中、后三个阶段的教学设计,学生可以达到知识、技能和意识三个层面的学习目标。

学生对于大语言模型在外语课堂中的使用也包含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课前,学生可以通过大语言模型获得外语教师或者 AI 智能体发布的外语学习任务并进行自主学习;课堂上,师生通过新形态教材和大语言模型展开包括师生对话、提问回答、课堂教学、课堂练习等有效的课堂互动;课后,学生通过大语言模型对已学内容进行测评,实现有效闭环。

课前预习与课下学习环节可以聚焦于基础词汇、语法知识以及基础思维训练,以语言及信息输入,即知识层面(识记、理解)为主要学习目标,同时融入一定量的开放性和探究性问题,旨在激发学生的自我驱动学习与主动探索能力。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适当地与大语言模型交互来对课文中心内容进行简单思考。本研究结合布鲁姆目标分类理论,大语言模型与新形态教材的融合可贯穿课前、课中、课后全流程——以外教社“新思路”系列新形态教材为例,其单元主题的结构化设计、多模态资源的整合能力,为模型的任务设计、交互反馈提供了明确的内容边界和场景支撑。

“新思路”英语专业《综合教程1》第4单元的主题是“追

求爱情”(In Pursuit of Love),探讨爱情的本质。在课前预习和课下学习环节,教师可以设计一些难度不大却颇具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深度阅读和思考。基于本单元中配套的中国古典爱情故事牛郎织女,教师可以利用大语言模型设计相关口语问题。例如“Can you give some examples of famous love stories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你知道哪些中外经典爱情故事?)“What do you think is true love?”(你认为真爱是什么?)等。这些问题,既能帮助学生通过大语言模型了解中外经典爱情故事,也可引发学生对于爱情的哲理性思考并有效进行口语产出,实现大语言模型辅助新形态教材的融合教学。

课中,为实现应用、分析、评价等层面的学习目标,外语教师可借助大语言模型展现课堂重点教学,如给大语言模型发出指令,分析语句含义、篇章结构、语法知识、语用意义等。通过对大语言模型提出指令,简单分析课文中的疑难长句。在面对相对简单的英语指令时,由国内公司月之暗面(Moonshot AI)开发的大语言模型 Kimi 可以较好地完成指令,并提供较多的信息。在对于较难的例句的分析中:(如课文原句 Goethe's conclusion is relevant here: “By taking people as they are, we make them worse, but by treating them as if they already were what they ought to be, we help make them better.”),指令仅仅是“Can you help me analyze an English sentence?”(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个英语句子吗?),Kimi 便提供了包括名人信息、句子结构、哲学思考、语言风格以及相关的发散思考等多重信息。学生也可在课上自行将课文中感兴趣的句子向 Kimi 发出指令,并将分析结果和个人感想写在新形态教材中的反馈区域,教材会自动同步这些内容至教师端,方便教师针对性讲解。这既有利于增加课堂趣味性和互动性,也有利于教师通过大语言模型来帮助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学习,形成过程性评价。

课后,新形态教材可以充当大语言模型的成果输出载体。教师可以利用新形态教材提供的数字学习平台和大语言模型让学生及时进行听、说、读、写多维度反馈,实现知识技能输入与输出的成功闭环,实现意识层面,即创造能力的学习目标。以写作为例,学生可以利用大语言模型辅助写作任务,并将大语言模型修改好的作业上传至新形态教材的写作区。教师结合自己的质性评分、结合新形态教材的反馈工具,将反馈内容同步给大语言模型,生成优化报告,为之后的教学提供参考。

学生通过大语言模型辅助获得的基于单元内容的基本知识与基础技能可以不再作为课堂重点。大语言模型辅助的高校外语课堂应以新形态教材的教学目标为框架,以解决复杂问题、培养高阶认知为主要目标,在课下培养学生的基础能力,在课上提升应用、思辨和情感认知能力。

四、结语

本研究以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系统探究了大语言模型与新形态教材融合的教学模式构建,实现了从记忆、理解到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的认知层级递进:降低了基础认知阶段高校外语课堂的学习门槛,同时为高阶认知活动,如通过大语言模型助力语言技能应用、辅助语篇分析、语言产出与评价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语言认知发展阶梯。在情感与动作技能层面,大语言模型与新形态教材的融合教学模式通过个性化学习内容推荐、沉浸式语言场景构建并借助大语言模型的语音识别、写作辅助等功能,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外语学习兴趣和课堂参与度,为其口语和写作表达等技能训练提供指导。

在大语言模型与新形态教材融合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设计者,进行分层教学任务设计;学生的传统学习角色也有所转变,可借助大语言模型实现自主探究式学习。同时,以布鲁姆目标分类为理论基础,通过新形态教材的过程性记录功能与大语言模型的评价分析能力,可较好地形成目标指导—过程追踪—多元评价的教学闭环,有效地提升外语学习者的语言应用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但是,对于大语言模型的过度依赖也可能导致学习者原创性语言输出的动力下降,偏离布鲁姆教育分类理论的认知需求。因此,外语教师在将二者进行融合时,要确保教学认知、情感、动作技能三维目标的协同发展。

结合外语教学的发展趋势,未来,外语教学研究者可进一步探索大语言模型与外语课堂和外语教材的融合教学路径,以我国社会发展所需的外语人才的核心素养培养为导向,拓展跨学科、跨场景外语应用,完善教学评价体系,为新质生产力赋能。

参考文献:

[1] Bloom B. 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M]. New York: David McKay Company, 1956.
[2] Krathwohl D. R. A 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An overview [J]. Theory into practice, 2002, 41(4): 212-218.
[3] Nguyen A., Ngo H. N., Hong Y., Dang B., Nguyen B. T. Ethical principles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J].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23 (28): 4221-4241.
[4] Respati T. K., Wicaksono B. H., Widodo E. The use of digital English textbooks: A study on comprehension and language production abilities among young learners [J]. Journal of Languag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2024, 12(2): 833-845.
[5] 陈坚林. 外语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教材形态研究 [J]. 外语教材研究, 2024(2): 78-89.
[6] 陈莱, 吕明臣. ChatGPT 环境下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4(1): 161-168.
[7] 程希.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大学英语读写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思政智慧版》第二册第三单元为例 [J]. 现代英语, 2024(12): 30-32.

[8] 董剑桥. 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教育技术(上): 应用与展望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4.

[9] 郭晶. 数字赋能、数据驱动, 基于 LLMs 的数字教材建设及外语智慧教学探索——《新起点大学英语综合教程》评介 [J]. 外语电化教学, 2024(3): 103-104.

[10] 胡壮麟. ChatGPT 谈外语教学 [J]. 中国外语, 2023(3): 12-15.

[11] 蒋成侠. 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的大学英语口语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J]. 英语广场, 2024(11): 116-120.

[12] 孔蕾.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外语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以《大学思辨英语教程·精读》教学为例 [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4, 7(1): 11-18.

[13] 李星星.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视域下英语专业阅读课程改革研究——基于认知分层的三阶教学模型构建 [J]. 海外英语, 2025(13): 109-111.

[14] 林玉珍. 数据库平台驱动下的翻译实践课程思政与国家意识强化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4(2): 58-69.

[15] 刘挺. 从 ChatGPT 谈大语言模型及其应用 [J]. 语言战略研究, 2023, 43(5): 14-18.

[16] 梅冰. 师范生对人工智能赋能外语教学接受度探析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4(2): 89-99.

[17] 秦颖. 人机共生场景下的外语教学方法探索——以 ChatGPT 为例 [J]. 外语电化教学, 2023(2): 24-29.

[18] 束定芳. 大学英语课程中的中国文化融入与大学英语教材建设 [J]. 外语教材研究, 2024(2): 1-10.

[19] 王雪梅, 周茂杰, 马秋艳. 智慧教育背景下高校外语数字教材的内涵特征、建设现状与发展路径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5(2): 34-43.

[20] 许家金, 赵冲, 孙铭辰. 大语言模型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应用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4: 6.

[21] 杨莉芳. 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 内涵、开发原则与核心特征 [J]. 外语界, 2024(1): 57-64.

[22] 杨港, 匡琼琼. 信息化时代外语教材发展态势与新形态教材建设展望 [J]. 外语教材研究, 2023(0): 44-64.

[23] 祝珣, 马文静.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对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启示 [J]. 中国大学教学, 2014(9): 67-71.

Constructing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with the Support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WAN Shu-jun¹, WU Ge-fei²

(1. Xuhai College,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000;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000, China)

Abstract: With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English textbooks as teaching tools and college foreign classroom as the teaching context, and by using textbook examples, this study discusses how large language models can be applied in college foreign teaching to cultivate talents who are able to deliver Chinese stories in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ose who are able to adapt to social changes both home and abroad,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Key words: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large language models;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alent cultivation

(责任编辑:陈思婷)